

中·文·经·典

名·著·导·读

段曹林 主编 张春泉 副主编

ZHONGWEN JINGDIAN
MINGZHU DAO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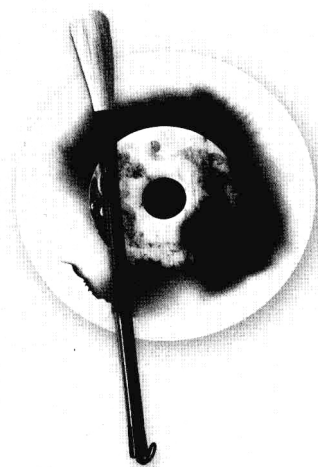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文·经·典

名·著·导·读

段曹林 主编 张春泉 副主编

ZHONGWEN JINGDIAN
MINGZHU DAODU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本书着眼于大中专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原典阅读的实际需要,从古今经典名著中精选了十一部,分别由十一位大学教授进行导读。所选名著兼收古今,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学术论著,涉及文艺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门类。

全书共分十一讲,按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诗经》导读、《楚辞》导读、《世说新语》导读、《文心雕龙》导读、《西厢记》导读、《红楼梦》导读、《马氏文通》导读、《呐喊》导读、《修辞学发凡》导读、《雷雨》导读、《中国艺术精神》导读。为了更好地体现导读的目的和功能,方便读者在导读的引导和帮助下阅读原典,每一讲均安排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作品概况(作者简介、写作背景、贡献影响等);②作品导读(内容梗概、阅读提示、个人心得等);③延伸阅读(主要介绍名著的研究情况、参考文献等)。以客观介绍作者、作品、写作背景、内容提要、后人评价、参考文献等相关情况为主,同时也适当地融入了导读者的阅读心得和研究成果。相信无论是一般读者或专业读者,无论是对这些经典名著的了解性阅读或研究性阅读,都可从中获得一定的启迪和帮助。

本书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大中专院校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对于其他对这些名著感兴趣或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也有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经典名著导读/段曹林主编.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122-09572-5

I. 中… II. 段… III. 文学欣赏-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827 号

责任编辑:叶晶磊 唐旭华
责任校对:宋 夏

装帧设计:张 辉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刷: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三河市前程装订厂

720mm×1000mm 1/16 印张14¼ 字数292千字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传真:010-64519686)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文经典名著导读》 编写人员

主 编 段曹林

副 主 编 张春泉

编写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雪 石 麟 刘桂华 李兴阳

吴瑞霞 张春泉 胡淑芳 段曹林

徐柏青 黄忠来 景遐东

前言

在全校或大学科范围内开设通识课是近年来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国内很多高校均已开设此类课程，并出版配套教材，与本教材相类的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大 2002 版）、《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武大 2005 版）等。这些教材使用对象一般面向非中文专业学生，作品节选占主要或较大篇幅，因而中文专业名著导读通常需多部教材，教材也需较大篇幅。面向文学类（大中文）专业开设“经典名著导读”，对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的专业学习，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做法在国内还很少见，因而目前也尚未见到这类配套教材。

本书编者所在的湖北师范学院是目前仅有的几个开设大中文“经典名著导读”通识课的学校之一。湖北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 年经评估验收成为首批“湖北省品牌专业”，同年底又申报了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并获得成功。该课程的开设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特色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则是为适应该专业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为“经典名著导读”通识课的开设而编写的配套教材。“经典名著导读”作为“大中文”通识类课程，面向湖北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对外汉语及其他邻近专业大一新生开设，反响良好，并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多位专家首肯。由于至今尚未有正式出版的适用教材，该课一直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 10 余位教授通过自编讲义辅助教学，这无疑会对教学产生一定的影响。相信本教材的出版不但可以较好地弥补湖北师范学院课程建设的这一缺憾，而且对于其他高校同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所选名著有阅读需要、有研究兴趣的广大读者，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教材主要特色如下。

1. 编写人员阵容强大，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学有专攻。编者均为高校中文专业教授，其中半数具有博士学位，4 人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在各自的教学、科研领域均有长期的工作经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 本教材经过了实践检验，教学效果日臻显著。2006 年至今，原有讲义在教学过程中吸纳多方意见，在研讨和互动中经历了数轮打磨，根据教材实际需要，又按照统一体例做了一次最新的增删、修改。
3. 内容方面，力求精要实用。精选中文专业经典名著，对原著只导读不节选，既融入个人阅读心得，也对相关背景和研究进行必要的介绍和索引。
4. 篇幅适中，针对性强。本书篇幅适中，配合大中文专业经典名著导读课程而编写。编写人员同时也是对应专题的主讲人，对教材使用者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内容和表述均力求反映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

本教材共分 11 个专题，精选文学类专业的 11 部有代表性的经典名著，范围涵

括古今，内容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学术论著，涉及文艺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门类。全书由主编负责总体设计和统稿，11位目前正在承担该课教学的教授在个人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后撰写而成。每讲导读一部名著，按照名著问世的时间先后排列，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讲 《诗经》导读：徐柏青教授；

第二讲 《楚辞》导读：刘桂华教授；

第三讲 刘义庆《世说新语》导读：景遐东教授；

第四讲 刘勰《文心雕龙》导读：吴瑞霞教授；

第五讲 王实甫《西厢记》导读：石麟教授；

第六讲 曹雪芹《红楼梦》导读：胡淑芳教授；

第七讲 马建忠《马氏文通》导读：张春泉教授；

第八讲 鲁迅《呐喊》导读：李兴阳教授；

第九讲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导读：段曹林教授；

第十讲 曹禺《雷雨》导读：黄忠来教授；

第十一讲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导读：王守雪教授。

全部专题大体上均包括三个方面的共性内容：①作品概况（作者简介、写作背景、贡献影响等）；②作品导读（内容梗概、阅读提示、个人心得等）；③延伸阅读（主要介绍名著的研究情况、参考文献等）。在此基础上，依据作品特点和导读需要，也适当地增加了一定的个性内容。为了巩固提升导读效果，达到讲练结合、举一反三的目的，每个专题后都配有少而精的三、五道思考与练习题，供阅读者选做。

本教材立足于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面向特定的教学对象，优点是针对性强，能够较为充分地考虑读者特点和需求；编撰团队内部充分交流与合作，教材质量有保证。然而在篇目选择上难免受到一定的局限。事实上，古往今来，称得上“经典名著”的，即便人文类的起码也成千上万。个人视角不同、尺度有别，对作品的评判会有一定差异；人才培养在内容、方式上也历来讲究因材施教，与时俱进。因而，建议教材使用者在教学或阅读中，既不必拘泥于这十一种名著，也不必拘泥于导读专家的个人意见，完全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取舍。本教材编撰的初衷，也是希望给使用者更大更多的自主权，因此每一讲都安排了延伸阅读，介绍有关的研究情况，提供相关的阅读文献选目，有的还摘录一些不同角度的评介文字，以便使阅读可以在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开放的态度下进行。

正如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①”其实何止是科学，文学作品等其他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作品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是受时代影响的，我们今天学习、重温这些经典，并非是要迷信膜拜，而是为了站在前人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83。

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为了沿着前人指引的正确方向更好地前行。“但有许多地方，看了前人的足迹，实可省却我们自辟蹊径的烦劳。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①。同样，我们呈现给师生和各位读者的这本书，虽说凝聚了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的心力和智慧，但毫无疑问，它也“不能不是时代的”。为此，我们热切地期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名著导读这项工作，并期待着更新更好的导读作品出现，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要。

书中不当之处，也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在众人的关心和帮助下，使这部教材日趋完善。

编 者
2010年8月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83。

中·文·经·典·名·著·导·读

ZHONGWEN JINGDIAN MINGZHU DAODU

目 录

第一讲 《诗经》导读	徐柏青	1
第二讲 《楚辞》导读	刘桂华	21
第三讲 刘义庆《世说新语》导读	景遐东	43
第四讲 刘勰《文心雕龙》导读	吴瑞霞	67
第五讲 王实甫《西厢记》导读	石 麟	87
第六讲 曹雪芹《红楼梦》导读	胡淑芳	109
第七讲 马建忠《马氏文通》导读	张春泉	129
第八讲 鲁迅《呐喊》导读	李兴阳	149
第九讲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导读	段曹林	165
第十讲 曹禺《雷雨》导读	黄忠来	185
第十一讲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导读	王守雪	199
后记		219



中·文·经·典·名·著·导·读

ZHONGWEN JINGDIAN MINGZHU DAODU

第一讲 《诗经》导读

涂柏青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作品305首，按照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3大类。《风》，又称《国风》，是从15个国家和地区采集来的民间诗歌，编成15个部分，称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有作品160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2个部分，有作品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3部分，有作品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在先秦时期，《诗经》通称为《诗》，这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记载。称《诗》为《诗经》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这是因为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著的几部书籍，即《诗》、《书》、《礼》、《易》、《春秋》“法定”为经典，并且设置“五经博士”，从此，先秦时期的所谓《诗》就被称为《诗经》。

自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教授生徒以来，历代读书人都要诵读《诗经》，至今已有2500多年。但是，在这2500多年中，人们对诵读和研究《诗经》，其价值取向却有很大不同。先秦时代，人们读《诗经》主要是注重其政治实践价值、在外交场合中的语用价值以及个人思想修养和能力的提高。到了汉武帝，《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从此以后，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人们诵读《诗经》，所注重的主要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注重《诗经》的主要是文学价值。进入新时期以来，人们在诵读和研究《诗经》的时候，不仅注重它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注重它的文化价值，认为《诗经》不仅仅是周代文学的光辉结晶，而且也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文化，它既是周代的文学经典，也是周代的文化宝典。因此，我们这里对于《诗经》的导读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即《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文化。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是把文化看做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是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我们这里所讲的《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文化，主要是从狭义角度来定义的。下面选取几个重要方面，做一些粗略介绍。

一、《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与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所谓政治讽喻诗，是指《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中那些心系国家命运和政治得失的具有讽刺和劝喻意义的诗篇。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共53首，其中《大雅》有7首，《小雅》有46首。

《大雅》中的7首，其讽喻对象主要是周厉王和周幽王。其中讽喻周厉王的有5首：

《民劳》、《板》、《荡》、《抑》、《桑柔》；讽喻周幽王的有2首：《瞻卬》、《召旻》。

《小雅》中的45首，其讽喻对象比较宽泛，有讽喻周宣王的，有讽喻周幽王的，有讽喻周幽王之时的，也还有其他的讽喻对象，但以讽喻周幽王的作品最多。具体作品如下。

讽喻周宣王的有4首：《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

讽喻周幽王的有35首：《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谷风》、《蓼莪》、《四月》、《北山》、《鼓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頍弁》、《车辚》、《青蝇》、《鱼藻》、《采芣》、《角弓》、《菀柳》、《黍苗》、《隰桑》、《瓠叶》、《渐渐之石》、《何草不黄》、《白华》。

讽刺周幽王之时的有3首：《宾之初筵》、《采芣》、《苕之华》。

其他讽喻诗有4首：《何人斯》、《大东》、《都人士》、《绵蛮》。

根据《毛诗序》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讽喻诗在《大雅》和《小雅》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大雅》共有诗歌作品31首，而讽喻诗就有7首，达到五分之一；《小雅》共有诗歌作品74首，而讽喻诗就有46首之多，占百分之六十还强。虽然，《毛诗序》的说法不一定都正确，但是，政治讽喻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无疑的。同时，根据《毛诗序》的说法，我们还可以看到，《诗经》中的讽喻诗以讽喻周厉王和周幽王最多，这说明这些讽喻诗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

周厉王姬胡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虐之君。在他统治期间，“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大雅·桑柔》）并且用杀人的办法来消除人民对他的不满（《国语·周语》）。周幽王是继厉王之后的又一个专横暴戾、骄纵荒淫的昏君。他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的虢石父为卿，把持朝政，又宠幸褒姒，败坏朝纲，天灾人祸，使得国无宁日，民不堪命，怨声载道，结果导致西周王朝的灭亡。《诗经》中的讽喻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产生的，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这些诗篇，虽然仅有少数几篇透露出作者的名姓，绝大多数作者的名姓我们现在很难知道，更无法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但从这些诗篇的语气，我们大体上可以推测作者应是一批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虽然他们的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之别，但他们却有一些共同特点：绝大多数身为王臣，处在政治旋涡之中，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感受重心在王朝政治，情之所衷、情之所由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君臣和臣民关系及其对自身的波及和影响；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正是由于有这些共同特点，所以也就决定了这些诗歌的主旨——“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即讽刺周王室在政治上的过失，用来匡扶拯救政治上的失败；决定了这些诗歌的情感——忧心忡忡，

心急如焚，痛心疾首，表达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忧与痛，愁与苦。

如《大雅·板》，据《毛诗序》曰：“凡伯刺厉王也。凡伯，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诗歌不仅揭露了“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瘳”，天下动荡不安，社会混乱不堪，“民之方殿屎”，“丧乱蔑资”，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而且也提出了“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的政治理念，并警告统治者“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鲜明地表现出“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的主旨和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的感情。又如《大雅·荡》，《毛诗序》曰：“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诗歌写道：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掇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怙。流言以对，寇攘式内。
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然于中国，斂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怨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奭于中国，章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诗中的所谓“上帝”实是影射周厉王。诗歌开篇就直斥君王暴虐，接下来，作者借文王斥责商纣王的口气，逐层揭露厉王的罪过，总括起来就是：暴敛如狂，恣行无忌；迫害贤人，构祸朝中；斂怨为德，善恶不明；沉湎于酒，狂乱可憎；怙恶不改，朝政纷乱；废弃典刑，大命以倾；剥丧本根，国将不国。由于厉王的专制，以至于民怨四起，如蝉之鸣，如羹之沸，无时能静，无地难清。在国家濒于灭亡之际，作者忧心烈烈，大胆向厉王敲响了警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再如《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毛诗序》认为都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这些诗歌，不仅发出“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跼。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小雅·正月》）的沉痛呼声，指斥了周幽王的昏聩，倒行逆施，而且也揭露了统治集团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的严重现实。如《小雅·十月之交》写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僇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蹇维趣马。楅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戢，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愁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龟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劬我友自逸。

《国语·周语》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这首诗大约就写于这个时期。诗歌共八章，内容上则可分为三层：首先，诗人把日食、月食与地震等自然的变化及灾害与国家政事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由于“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即四方的政权机构，都靡有善政，不用贤良，于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才出现天昏地暗，山崩川竭，雷电大震，陵谷变迁，给人民造成惨痛。其次，具体揭露了以皇父卿士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黑暗，以及独断专行、损人利己的罪恶。最后，则倾诉了诗人在皇父政权高压下的态度与心情。

总之，上述以社会政治为终极关怀的讽喻诗，不仅揭露了政治的腐朽和黑暗，反映了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社会环境，而且也表现出对腐败政治的强烈批判精神。可以说，这正是周代士人强烈忧患意识的深刻反映，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诗经》中的史诗与周部族的历史

史诗，顾名思义，就是以诗叙史。关于“史诗”这一词汇，源自希腊文，本义是故事。而将“史诗”作为文艺学概念，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的。他指出：史诗是“用叙述体和韵文来模仿的艺术”，其情节“也应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并强调“史诗诗人应尽量少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否则就不是模仿者了。”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更系统、具体地论述了史诗的性质，在肯定了“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的同时，又特别指出史诗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本质上属于“从混沌状

态中醒觉过来”，“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又还没有分裂的过渡时代，从而为这个概念赋予了具体的精神属性和时代感。马克思也曾根据希腊史诗的各种类型归纳出形成史诗的三个基本要素：歌谣、传说和神话，史诗是这三要素的综合。

根据“史诗”的这一概念，《诗经》中有没有史诗？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学者认为，《诗经》中虽然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大型史诗，却有小型史诗或微型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就是这种小型史诗。

虽然，这些诗歌作为史诗还比较幼稚，如它们单篇独立，在《诗经》中的排列也不相连属，篇幅不长，规模不大；多概要叙述，缺少具体的场面描写，更缺少戏剧冲突和众多的人物形象，与亚里士多德等所论述的一般意义上的“史诗”概念的确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诗歌不仅具有史诗的一般特征，如产生于城邦文明建立之初，具有丰富而生动的神话传说，富有历史性含义的故事情节，具有歌谣的动人情致，等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点：突出了抒情性，使叙事“写意化”。从历史发生学的观点看，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这些史诗也许更接近原初的史诗。

从内容上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诗，主要是叙述周人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比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如《生民》主要叙述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的神奇和对农业的发明：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圻不副，无蓍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訐，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嗶嗶。

诞后稷之穉，有相之道。第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稊，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鞫。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全诗共八章，每一章的叙述，都突出地表现了神异的色彩，这正是一般史诗所具有的特色。首先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而受孕并生下后稷；继而叙述后稷被弃而不死及其健康成长；接着叙述后稷在农业上的发明创造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最后叙述后稷率领族人举行大祭以及“后稷肇祀”之后，全族人民对后稷事业

的继承。可以说，这是一首典型的史诗。它既叙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神奇诞生及其成长，也叙述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发明和创造。在叙述中，不仅反映出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轨迹，而且也反映出周部族的成长和发展，并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民族在农业上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后稷不仅是周民族的始祖，而且也是一位创造农业文明的文化英雄。

后稷之后，周部族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祖先——公刘。《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所谓“诗人歌乐思其德”而产生的诗歌作品就是《公刘》。《公刘》主要叙述了公刘率领部族迁往豳地并营造新邑的历史：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踰踰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鞠之即。

全诗六章，围绕不肯苟安、开拓奋进、率部迁徙、营造新邑的主线次第展开。虽然颂歌意味颇浓，但整个诗篇却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完整地勾勒出了周部族由邠到豳的迁徙过程，以及到豳地后勘察测量、规划开发、营建宫室的情景。可以说，周部族举族自邠迁豳，并在豳地规划开发，营建宫室，是周族开始兴盛的重要标志。

自公刘之后，经九世而传至古公亶父。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继立后，“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但时时遭戎狄侵扰。于是他率周族“度漆沮，逾梁山”，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建立国家机构。以后周族就在这里逐步强大起来，至文王时，周发展成为可与殷商抗衡的力量。《绵》这首诗就叙述了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岐、建国、创业的过程：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室家。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膃膃，莛荼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揀之隰隰，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屨冯冯。百堵皆兴，鼙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械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駸矣，维其
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御侮。

诗分九章，前七章叙古公亶父事，后二章言文王事。《诗序》说：“《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这正说明了诗人构思的指导思想。诗歌对古公亶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率周人迁岐并亲自考察地势，二是营建宫室居邑。营建宫室居邑对周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预示着新生活的来临，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型国家的诞生。因此，诗人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营造新居的建筑工程。在叙述中，诗人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记述：先察看地形，进行谋划，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特别是对建筑场面的描写，可谓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生动地表现出周人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因而这首诗也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古公亶父开辟岐山后，其子季历“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使周部族的事业继续发展。及至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使周部族事业蒸蒸日上。同时又不断扩充疆土，接连取得了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邶，伐崇侯虎等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古公亶父创下的基业，成为可与殷商抗衡的重要力量。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十一年后乃誓师牧野，伐纣灭商而成为天下共主（参见《史记·周本纪》）。在《诗经》中，叙述这一历史功绩的作品，主要是《皇矣》和《大明》这两首诗。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从《生民》到《大明》五篇史诗，的确是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人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读了这些诗，仿佛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在遥远的古代，在黄河之滨，西北黄土高原上，居住着一个非常勤劳智慧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开拓者，他们在一再迁徙中，勤苦地劳动着，把一片片荒凉的山丘原野，改变成可以获得丰稔收成的国土。他们在那里，最初是掏穴而居，后来又营建都城、宫室，战胜和统一了周围的部落，建立了有广阔国土、高度文化的强大国家。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周人祖先的艰苦生活环境，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奋斗、创功立业的伟大精神。我们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所以《诗经》里仅存的这几篇古老的诗篇，是非常珍贵的。

三、《诗经》中的宴饮诗与周代的礼乐文化

所谓宴饮诗，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以及在宴会上所奏的乐歌。《诗经》中的宴饮诗，主要见于《小雅》。根据《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主要有《鹿鸣》、《常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桑扈》、《频弁》、《宾之初筵》、《鱼藻》、《瓠叶》等作品。另外《大雅》中的《行苇》也属于这类诗作。这些宴饮诗，虽然其产生的背景各有不同，所写的内容各自有异，但它们都与周代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礼”，即“周礼”。现存儒家的礼制经典有三部，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这三部礼制经典，虽然都与周礼有关，但在先秦时期，《周礼》称为《周官》，《礼记》尚未成书，因此，先秦时期的所谓“周礼”，实际上是《仪礼》，当时称之为《礼》，后人则称之为《礼经》。《礼》所记载的主要是各级贵族在冠昏（婚）、祭祀、丧葬、朝聘、宴射、军旅等典礼中“登降揖让进退酬酢”程序以及衣着陈设等的礼仪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谓“乐”，即音乐，是“礼”的辅助手段，与“礼”配合使用。它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谐融洽，异中求同，缓和矛盾。其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在陶冶人的性情中达到移风易俗，以利于“礼”的贯彻执行。正因为《礼》所记载的主要是礼仪制度，而《礼》的运用又常常借助于音乐，所以在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礼”和“仪”、“礼”和“乐”二字连用，如《诗·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礼仪既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也。”《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等。

综观《诗经》，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诗歌作品就是周代礼仪制度的具体体现，或者说，周代的种种礼仪制度，决定了《诗经》中许多作品的基本内容。例如，《周颂》，其中绝大多数诗篇都与祭祀礼有关；而在《国风》、《大雅》和《小雅》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作品与射礼、婚礼关系密切，特别是其中的宴饮诗更是与周代的礼乐文化关系紧密。

宴饮诗之所以与周代的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宴饮与“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礼的起源与饮食密不可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原始氏族成员祭祀神祇和祖先亡灵，必陈饮食供神灵享用。这种陈供开始比较粗糙，后来为了表示虔诚，饮食越来越丰盛，方式越来越讲究，并且规格和仪式渐趋固定，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

其次，在举行各种礼时都离不开宴饮。无论是婚冠丧祭，还是朝聘会同，或为了隆重，或为了虔诚，或为了真诚，或为了尽欢，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各种宴饮，